

加拿大密市节日游行 法轮功受瞩目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二日, 加拿大密西沙加市举办了第四十届“面包蜂蜜节”盛大游行。精彩纷呈的游行队伍, 吸引了上万市民驻足观看。其中, 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备受瞩目。

“面包蜂蜜节”是加拿大安省公布的一百个重大节日之一, 是在密西沙加具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小镇一年一度的狂欢活动, 自一九七三年以来, 于每年六月份的第一个周末举行。历时三天的活动有游行表演、儿童游乐场、音乐会、民俗活动及风味小吃, 每年都会有上万人参加。街道两侧也早早挤满了翘首以待的男女



老少, 不少市民搬出椅子“占位”观看。

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应邀参加了大游行。他们整齐稳健的步伐, 浑厚雄壮的音乐, 一路赢得了东西方观众的赞誉。

从广东移民加拿大已有五年的刘女士称赞天国乐团“很整齐”。移民八年的王女士更喜欢腰鼓队的喜庆气氛。

从大连移民加拿大六年的李女士带着四岁的孩子观看游行。她表示, 很

喜欢这个游行, 正赶上周末孩子放假就带他来玩, 她觉得每个节目都很好, “各具特色, 强调多元文化, 好多族裔都参加, 挺好的。”

李女士对法轮功队伍赞赏有加, 她说: “我发现法轮功实力比较强, 他们的着装很统一, 天国乐团挺专业的, 这些人我觉得都挺好。”

当地居民麦肯兹 (linda Mckenzie) 每年都观看游行, 当天天国乐团的队伍经过时, 她和两个邻居小女孩尼蕾 (Neilly) 和妮可 (Nicolle) 随着鼓点高兴地鼓着掌。麦肯兹称赞乐团非常漂亮, 小女孩尼蕾说: “我喜欢那种颜色, 太漂亮了。我也非常喜欢那些乐曲。”

“你媳妇真象个菩萨”

几年前, 我家养了一辆小客车, 来回接送乘客和上下学的孩子。丈夫开车, 我随着他在车上卖了一年的票。坐我家小客车的学生一个月交二十五元路费钱, 其中有几个学生家里很穷, 我想我是大法弟子, 我不能要他们的钱。后来他们的父母想报答我, 要给我东西, 我说: “我是大法弟子, 不能要。”就婉言谢绝了。

有一次, 车上坐了一个老头, 要到城里买东西, 刚下车一转眼儿就回来了, 说兜里的二百元钱丢了, 他就上车找, 怎么找也没找着, 老头很着急, 那时老百姓一个月才挣三百元钱, 二百元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我也到处帮他找, 一边找一边琢磨, 这钱能掉哪呢, 突然我看到车后面角落里有个钱包, 捡起一看,

里面有二百来元, 正是老人丢的, 我把钱包给了老人家, 老人高兴得直说: “谢谢啊, 谢谢啊!” 我笑着说: “我是修法轮大法的, 你知道大法好就行了, 不用谢我。”

一天, 车正行驶在郊外, 我在车里看到外面马路边上坐着一个人, 四十来岁的样子, 穿得破破烂烂的, 背个大包, 我的车已跑了两个来回, 他就一直坐在那不走, 我就下车问他: “你怎么坐在这不走?” 那人说: “我没有钱坐车。”我又问原因, 他说: “我给人打工, 干完活, 老板没给一分钱。”我说: “你上车吧, 我捎你一段。”过了一会儿他要下车了, 我问他: “从这到你家得多少钱?” 他说: “二十元。”我就给了他二十元钱。

我的这个举动被车里一个老师看在眼里, 他很感动, 说: “你怎么这么善良。”随手也给了那个打工的男的十元钱。后来, 我给那个老师讲法轮大法好, 讲“三退” (退党、退团、退队)



保平安, 他说: “我非常相信你, 你是个善良的人。”他们一家三口很痛快地都三退了。

还有一回, 我家小客车在拐弯处把一小孩给碰了, 道上的人都说给轧着了, 我和丈夫赶忙把小孩送到医院检查, 小孩什么事都没有, 就是大腿青了一点, 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呢, 让一场灾难化险为夷。

后来我家要把小客车卖了, 一个校长听说了, 对我丈夫说: “你那媳妇真象个菩萨一样, 总帮老百姓捎东西, 还不要钱, 你们不干了, 真可惜呀。”

维护大法弟子的犯人

他叫羊娃（小名），西北汉子，黝黑的脸膛，壮实的身材，一脸的质朴。二零零六年在省城监狱，因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他。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他显得很高兴，于是羊娃给我讲述了一段他终生难忘的经历：

我家住在西北偏远山区的贫困农村。家中很贫，全家人就指望几亩靠天吃饭的山地过活。我们这，山高皇帝远，（中共）村支书就是这儿没人敢碰的“土皇帝”、“土霸王”。那是九九年初夏，父亲因为驱赶糟蹋我家地里庄稼的几只村支书家的山羊，得罪了村支书。支书竟然拿着凶器闯到我家，追打我的父亲。在保护父亲时，我失手打死了支书。我知道自己闯了祸，安慰了父母，我就投案自首了。可村支书家有钱有势，上下疏通关系，非要我命不可。我家穷，哪有钱请律师打官司，年迈可怜的父母只有无助地眼泪。

关进看守所，我只当自己已经死了。也许命不该绝，二零零零年初的一天，我在的监号突然关进来一名法轮功（学员），是我们县某局的李局长。我们认识后，从他那我才知道了许多有关法轮功的事情。李局长非常善良，知道我的案情后，很同情我。他愿意掏钱帮我请律师打这场官司。那可是五、六千块钱，

对我那样的家庭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有了李局长的帮助，我才有了生的希望。

律师虽然尽了力，可村支书家势力大，我还是被判了死缓。律师说法院判的不公，我属防卫过当，罪根本不至此。判决下来那天，看守所的警察都冲我喊：“你小子命大，要不是法轮功，你的小命还能留得住？！”谁都知道我的命是怎么保下来的。我们一家人也从心里感激法轮功，感激李局长。多亏了你们法轮功，要不，我还哪有机会活到现在认识你呀？

号子的人都爱和李局长相处，听他讲法轮功的事，讲做人的道理。大家也都明白法轮功究竟是怎么回事，电视上天天演的都是骗人的鬼话。如果世上的人都能象法轮功一样，照真善忍做人，那多好！哪还有法轮功这样做好人还要坐牢的？这世道真让人想不通。

很可惜，我和李局长相处的日子太短。半年后我离开了看守所，去了监狱。

说来我和法轮功真是有缘。到了监狱又和几位被冤判的法轮功（学员）在一个监区。但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监管的可严了，根本就不让我们接触。警察专门想着法子折磨他们，专门挑一些监区里最坏的犯人包夹法轮功（学员）。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监视，不让法轮功（学员）与任何人说话、接触。更

可恶的是，那些包夹犯人可以随便辱骂、殴打法轮功（学员）。一看就知道警察在背后给他们撑腰。其他犯人看不惯，但为了减刑，谁也不敢说什么。看着这些坏家伙随意欺负法轮功（学员），我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

一次，在车间里，三个“包夹”把六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老刘挤在墙角，拳打脚踢。正好让我看见，我跑过去朝这几个坏家伙就是几巴掌，愤怒地责问他们：“法轮功和你们有什么仇？你们这些吃软怕硬的家伙，就会欺负好人。”他们愣愣地瞅着我，谁也没敢吱声。这几个坏家伙就跑了，我知道他们告状去了。

果然，没等下午收工，管教狱警就把我叫到了“谈话室”（专门刑讯犯人的地方），气势汹汹地拍着桌子冲我喊道：“我看你小子是活够了，袒护法轮功，跟政府对着干？我可提醒你，你还在死缓期呢。以后给我小心点！先扣你半年的生活零花钱（监狱每月支給每个服刑人员唯一的工钱，仅五元）作医疗费……”吓唬我的话说了一大堆，反正我也没害怕，也没听进去。后来那些医疗费还是老刘帮我支付的。

我的这条命是法轮功救的。我就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祸害法轮功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从那以后还挺管用，那几个坏家伙再没敢明目张胆地欺负法轮功（学员）。监区其他犯人都佩服我，说我胆正，死缓期还敢打“（中共）政府的”人。说也奇，后来，狱警也再没找过我的事。

请关注

发生在身边的迫害

天津蓟县法轮功学员梁桂英被绑架到蓟县看守所

天津蓟县桑梓镇辛庄子村法轮功学员梁桂英五月三十一日在蓟县许家台发真相被恶人构陷遭许家台派出所绑架，现在蓟县看守所非法关押。

天津法轮功学员吴殿忠在狱中情况

被非法关押在天津滨海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吴殿忠，最近血压 200 多一直居高不下，腰总疼，一直躺在床上，而且还有疝气。他平时的放风时间只能在床上躺着。大概有快两年的时间一直呆在监狱里面的卫生院内。家属提出保外就医，但遭到监狱拒绝。



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风景区内的“藏字石”，石头断面上天然形成六个字：中国共产党亡（见上图）。可见“天灭中共”是天意，“三退”（退党团队）保命是明智选择。凡加入过中共组织的人，必须废除把生命献给其党的毒誓，从内心远离邪恶，才能得到上天的庇佑，避免随中共一同被淘汰的厄运。至 2012 年 6 月底已有 1 亿 1 千 3 百 多 万 中国人声明三退。